

倾诉人：晓云 年龄：37岁 性别：女 职业：公司职员 倾诉方式：微信 记录整理：陈晓艾 实习生 陈梓晗

# 当婚姻遇困，这份爱还能否找到出路？

志强和晓云是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，本来过着安稳的日子。可突然，志强被厂子裁员了。他没了工作，变得又焦虑又爱发脾气。另一边，晓云所在的公司业务变多，她忙得不可开交。两人都陷在自己的烦恼里，越来越没时间沟通，家里总是吵架和冷战。面对这样的变故，他们还能找回过去的好日子吗？

## 厂子裁员，他回家脸色灰白

我和志强的生活一直以来波澜不惊却有安稳的节奏。志强在厂里干了十几年，技术扎实。我则在一家公司做文员，朝九晚五。我们的小家不算富裕，但每月工资按时到账，足以支撑房贷和柴米油盐，还能有些结余用于旅行。周末，他常骑着那辆擦得锃亮的摩托车载我去云龙湖边转转。

然而，这种平静被一张公告彻底击碎。去年深秋，志强他们厂子毫无征兆地宣布裁员。那天他回来得特别晚，推开门，脸色灰白得像蒙了一层霜。他沉默地坐在餐桌旁，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我被……裁了。”我们家头顶那片天，毫无征兆地塌了一半。

起初，我还尽力宽慰他：“没事的志强，你手艺这么好，还怕找不到下家？正好歇歇。”志强也确实没闲着，第二天就开始上

网四处搜寻招聘信息。可现实很残酷，他奔四十的人了，除了那身手艺，再无其他耀眼的履历。稍微好点的技术岗位，要么嫌他学历不够高，要么觉得他年纪大。而那些基础操作工的活儿，工资低得可怜，又让他拉不下脸面。一次次面试，又一次次铩羽而归。他肉眼可见地蔫了下去，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，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重的阴郁。

与志强不同的是，我的事业开始走上坡路。我所在的公司意外地拿下了几个大单子，业务量激增。老板信任我，把更多的担子压到我肩上，加班成了我的常态。最初，志强还问一句：“回来了？累吧？”可当我拖着灌了铅似的腿倒在沙发上，回应往往只剩下含糊的鼻音。渐渐地，连这仅有的问候也消失了。家里的空气开始凝固，沉甸甸地压在胸口上。

## 饭桌拍筷，我们背对背冷战

日子像生了锈的发条，艰涩地向前挪动。志强依旧困在求职的泥潭里。他不再像最初那样积极往外跑了，更多时候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对着那台旧电脑屏幕发怔，烟灰缸总是很快就堆满。他的脾气像干燥的柴火堆，一点就着。

饭桌好像成了战场。有天晚上，我累得没什么胃口，看着桌上他炒的青菜，油汪汪的，随口提了一句：“这菜是不是油放多了？感觉有点腻。”话音未落，志强“啪”地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，“嫌油

多？嫌我做的不好？我现在是个吃闲饭的，连炒个菜都不行了是吧？”我一下子懵了，委屈和疲惫瞬间涌上来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更多的时候，是令人窒息的冷战。我加班到深夜回来，客厅里一片漆黑，只有书房门缝下透出一线微弱的光。我洗漱完躺下，身边的位置是空的。有时我已迷迷糊糊快睡着，才听到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挪进卧室，带着一身烟味躺下，背对着我。我们躺在同一张床上，却像隔着千山万水。

## 上海出差，紧急电话成转机

转机来得猝不及防。公司有个紧急项目需要派人去上海出差一周，老板直接点了我的名。临行前一晚，我默默收拾行李，志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目光却空洞地落在不知名的地方。我犹豫再三，还是走到他面前，尽量放软语气：“我不在家这几天，你自己记得按时吃饭，少抽烟。”他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知道了。

我在上海忙得昏天黑地，每天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。直到出差第四天的深夜，手机突然疯狂震动起来。我迷迷糊糊一看，是志强。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这个点打来？接通电话，是他异常虚弱的声音：

“晓云……我、我肚子疼得厉害……像刀绞一样……”

我一下子坐起来，心提到了嗓子眼：“怎么回事？疼多久了？”我强迫自己冷静：“别慌！你现在马上去最近的医院挂急诊！我这就打电话给隔壁王哥，让他开车送你去！”那一夜，我在千里之外的酒店房间里坐立不安，手机紧紧攥在手心，直到天快蒙蒙亮时，王哥的电话终于打来了：“晓云，别担心了！是急性阑尾炎，已经做完手术了，很顺利！志强这会儿麻药劲儿还没完全过，但医生说没大碍了。”那一刻，我才发现自己后背的睡衣都被冷汗浸透了。

## 病房道歉，早点摊上谋新生

项目一结束，我用最快的速度回了徐州。推开病房门，看到志强脸色苍白地靠在床头。四目相对，他有些局促地，低声说：“你……回来了？工作都忙完了？”

“嗯，忙完了。”我走过去。沉默在病房里蔓延，但并不像之前家里那种令人窒息的冰冷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终于转过头，声音干涩地开口：“这次……多亏你了，还有王哥他们。我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我这阵子……心里憋得慌，像个废物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火气都撒你头上了……对不起。”这句话仿佛耗尽了所有力气，说完就垂下头。

眼泪涌了上来，我赶紧低下头，用力眨了眨。这些日子积压的委屈、疲惫，似乎都随着他这句道歉松动了一些。我尽量让声音平静：“都过去了，人没事就好。”我认真地说：“工作的事，急不得。路总得一步步走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”

志强的康复期，成了我们关系的修复期。他不再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，开始主动承担些家务，学着做点清淡的菜。晚饭后，我们会一起慢慢散步。风吹着，我们聊些琐碎的事，更多时候是沉默地并肩走着，但那种沉默，不再是令人窒息的坚冰，而是一种流淌的暖意。有一天散步回来，他忽然说：“我

这两天琢磨着，总这么耗着也不是办法。我有个老表在学校那边开了个早点摊子，生意还行。他那缺个帮手，问我去不去……虽然起早贪黑辛苦点，但好歹是份正经收入。”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征询和忐忑。

“那边学生多，人流量大，早点摊确实能行。”我点点头，心里其实松了口气，只要他肯迈出这一步，无论做什么都是转机，“辛苦怕什么？咱俩当初刚结婚时，不也是苦过来的？只要踏实干，日子总能过好。”我的肯定让他眼里那点忐忑慢慢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久违的笃定。

清晨5点的徐州，天还黑着，只有路灯和零星几家铺子透出暖黄色的光。我陪着志强来到他表弟的摊子上。志强系上围裙，跟着他表弟，认认真真地和面、熬豆浆。他那双略显粗糙的大手，用力揉捏着面团，充满了沉甸甸的生命力。

生活并未许诺坦途，那碗热腾腾的豆浆升腾起白雾，映着我们并肩的身影。志强的手在面团上留下深深指痕，我明白，这痕迹也正拓印于我们心上——原来所谓安稳，并非命运恒久不变的馈赠，而是两颗心在颠簸中一次次对彼此的选择。

（文中人物均系化名）

